Tea, Time

朱峻賢
目前就讀國防醫學院醫學系一年級，自小熱愛閱讀和寫作，至今仍筆耕不輟。曾經得到一些獎項，如：全國學生文學獎、青少年大武山文學獎、基隆市海洋文學獎、板橋市枋橋藝文獎、菊島文學獎……等。

他回到熟悉的房間時，已經是很深的夜了。

推開門，他小心翼翼地關上流洩的、些許的廊燈光亮，在黑暗裡點起檯燈。躡手躡腳，拉扯著，他踢去妝點自己的板鞋，也將紋飾自己的外表，疲勞地脫下。

太倦，反而讓他不甘心於睡眠。他無力地駝坐在椅上，手，還虛握著一杯半空的調茶。

此處是異鄉呢，一個有別於他過往那狹隘生長環境的異鄉。每一週，他累積繁瑣的事務，持續著忙碌，讓自己小小的齒輪努力運轉，轉動月與日，轉動雲和雨。是的，他以時間轉動天空，轉動臺北的天空。在桌前，在那穩定的、唯一的光源之下，他回想起自己不久之前，正站在這房間外的廣場遮雨棚下，等待。墨黑的夜包裹著他，團團捲促，同細零的雨和冷冰的風，將他的雙眼閉合。那瞬間，他覺得

自己像一片小小的葉，在水氣中蜷縮了起來，身體發抖著寂寞的瑟瑟。

想想，這城，似乎本來就因植物的葉，而自平地拔起。每個早晨，推開窗，那遠山，墨色的沉澱在點閃光芒的城市中。他是可以吸得到那溫度的：那光芒的溫度，倒進漸醒的、半開的目與窗裡。然後，開始有人聲了，彷彿，在他面前的世界，逐漸地滾熱起來。

而他腦中，浮出了《茶經》裡的話語：「……其沸，如魚目，微有聲，為一沸；緣邊如涌泉連珠，為二沸；騰波鼓浪，為三沸……初沸，則水合量，調之以鹽味，謂棄其啜余。第二沸，出水一瓢，以竹環激湯心，則量末當中心而下。有頃，勢若奔濤濺沫，以所出水止之，而育其華也……」

那一刻，或許就是一沸之時吧——整壺臺北，稍稍熱了，泛起一顆一顆圓小的、晶瑩的泡泡。來到這個城市裡，沒有故鄉的溫文靜平，卻總有著煮茶般的美感：初泡之時，輕柔溫雅，待到茶水沸起奔騰之時，快速而美麗地澆下一瓢水。霎時，浪濺的水花消失了。一切歸於平靜，只剩下多變的茶香，在濃烈的溫熱中，透出緩緩冷去的餘韻。這城，已經有太多人去描繪、去幻想。不論是異鄉人，乃至本地人，一幅幅自心中勾起的畫面，將這本來便五光十色的地方，貼得更加夢境了。

而眼前，或許就是迷離的夢境之一吧。

過去，他是不常看日出的。來到此地，宿舍剛好微微對東，望去，正是盆地的丘山一片，拖著離散的亮點。這兒連山上也有光呢！是替山頭上的人家提供照明？或是單純的、不甘孤單的，呼應著山下更加聚集的星芒？他看著，彷彿倒錯了天及地，一切漂浮在夜茶的終曲裡。可它們總會熄去的——不論是天上的，或是地上的。當這碗煮不老的秋茶自一沸步入二沸時，夜便褪去了，下沉，沉至城的杯底，落成早起人們腳邊的、小小的影子。它們可是細碎的夜，或葉啊！是未能濾去的茶末，在喝盡最後一滴茗

香時不經意的，一咬，便散出淡淡的、告別般的苦澀。而天終究是明了，在窗前待天明，看著這城已開了新壺，自己手中卻仍等著那杯輾轉了許久的茶——去了夜的調味，淡了，冷了，還帶有一點倦意。

霎時，風來。而他，一眨眼，便迷濛在暖藍的天空裡。

而此刻，終究是連暖藍的天空也淡去了。

回過神時，手中的那一罐廉價的、加滿調味料的茶，已然空去。迷離的思緒，又回到了那一杯水，無垢的水，淹過他的口鼻。天，仍會明，且很快的，又會明了。時間於他，已經顯得不再漫長。只剩下早上的一個呵欠，午後影子縱錯過的光廊，還有，深夜散場後的喧囂。

就像現在一樣。

此刻的暈眩，總是在人人放鬆狂歡的時刻之後，也就是最令他感到疲勞和孤獨之後，他會有一種迷濛的清醒。這是什麼呢？是過多人聚在小小的包廂內，造成氧氣不足的後遺症呢？或是源自他本性的，乖僻和自戀？是什麼呢？明明沉浮在如此的氛圍裡，卻無法感染周遭的環境。這樣的他能被給予符號嗎？被給予一個特殊的名字，一個此處忘卻不了的名字？他，又該如何被訴說產地、年齡、甚至口味？什麼特質？他無法回答，只是反覆地浸泡在這壺水裡，被熱紓而開、被乾冷而眠……

說不定，在這一成不變的過程裡，自己身體裡面的那些茶香、那些土壤的氣味、那些純樸單調的顏色，已然被洗去、沖淡，擴散在空氣裡、夜的冷水裡。但是誰，喝了泡著自己的這一壺茶呢？是誰？他該向誰詢問？

懶散的混亂充斥了他的腦袋，他發現，自己已分不清記憶和現實的邊界。

又或許，他只是在乎著，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味道，而未來，又將會是怎麼樣的味道……把持不

住，他的手指一鬆，無力地拋下了那失去重量的茶杯。茶杯落下，落下塑膠的軀體，在地上，只發出小小的、清脆的聲響。累了，真的累了。他瞥向自己仍亮著燈的書桌，那麼小的空間裡，被遺失的章法所塞滿。他眨眼，試著去看一看時間，但失敗了。那雙眼背叛了他，擠出徘徊在視線中的最後一絲廊光，就這麼模糊、沉重、深陷了……

而在完全閉上眼的那一刻，他彷彿又聽見魚眼般的小泡，自燒煮的壺底升起。